

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乙种)

新思潮月刊

第一期

(影印本)

上海文艺出版社

蘇聯的大學生

(阿爾欽揚著)

柳島生譯

緒 言

在十月革命之前，俄羅斯的高等教育，是專為當時支配階級的子弟，即資本家，地主，官僚，僧侶的子弟而行的。這些大學生，在俄國的民主主義革命成為問題的時候，是表現過很激烈的急進主義的。但在勞農起而革命的問題發生時，大部分的學生就暴露出布爾喬的面目來了。

沙皇治下的大學，事實上是把勞動者除外的。『僕婢之子，即入大學，也無所用。』這便是教育大官所說的話。以這一句話，就簡約而痛切地說明由布爾喬國家所指

導的大學政策之階級本質了。

階級政治是支配階級自然的當然的特權。大學即為階級支配最有價值的機關之一。在一九一七年十月以前，俄羅斯大學的任務只不過準備支配階級的衛隊，以供擄取及壓迫稱為『異民族』的廣泛勞動大眾之用罷了。

俄羅斯的無產階級，當然是不能滿足這種樣的大學的。在勞動者及農民專政的國家，勢必以養成在世界革命及社會主義建設上適用的優秀幹部人才為大學的任務。在一九一八年關於國民教育的第一次全俄大會中，列甯曾就布爾喬學校和蘇維埃學校之間的差異有所指說。

他說：『在一切國家，假令他的學校是有幾分自由的，但學校總還是布爾喬階級實行他們盜賊的目的的手段之一。反之，在俄羅斯，學校已不復成為布爾喬派的擁護者，而是跟着從奴隸的鎖鏈下解放出來的國民，同基於社會主義，友愛及自由，以開始新生活了。』

在俄羅斯的大學歷史上，開始了一個新時代。蘇維埃權力已負了進而參與無產階級鬥爭與社會主義建設之真正自由的教育設施，即負了現實地變革舊大學為在蘇維埃權力之旗幟下的科學與勞動結成同盟之任務。

為達到這個目的蘇維埃權力採取如下的手段。即學生

的社會構成之無產者化，具有新的馬克斯主義思想的教授之準備，如用途在於榨取勞動者的這種專門科（神學，觀念論的哲學等等）的教案之廢止教授法之能動化，教授和社會主義建設的任務之結合，以前被壓迫民衆的國民知識分子之教育等等。

蘇維埃權力的注意最先向着勞動者及其子弟身上謀使他們入學的事情，自是自明之理。根據一九一八年八月人民委員會評議員會的指令，撤去了一切制限，一切人都有入學於志願所在的大學之可能性。這個指令，實把勞動大衆從大學隔絕的一道萬里長城毀壞了，又是反對舊教育設施的布爾喬的階級精神之最初政治行動。

勞動者大學

在高等教育上，勞動者及農民雖有使用新獲得的權利，但他們的可能性却甚少。因為要入大學，須在最少限度的預備知識。而勞動者農民及其子弟，在沙皇治下，當然不能獲得此種知識。從而於短期間盡可能地使勞動者有入大學的準備之必要，由此發生。其結果遂有勞動者大學（rabfac）和各高等教育設施同時組織。在有列寧署名的一九二〇年人民委員會評議員會的指令中，我們可以讀到：

『勞動者大學的主要任務，在乎盡量廣汎地使無產階

級及半無產大眾入學於大學』。

在關於勞動者大學的指令發布，六個月前舉行的學生全俄黨大會的綱領中有言要『勞動者大學必當成為社會主義建設的大建築所由以確立的基礎。勞動者大學必當成為大學中的最高大學。牠又必須時常收容新的勞動者分子，排除舊大學，把大學變為勞動的學校，且成為把無產階級之觀念的組織的教育的影响及於勞動大眾之無產的及非無產的分子精神的中心。』

最初的勞動者大學，創於一九一九年之初。到是年年終，已有十四所，至一九二〇年，便有四十五所，現在，單在俄羅斯社會主義蘇維埃聯邦共和國（以下簡稱蘇俄）內就有了六十一所，在烏克蘭則有三十所。在白俄羅斯，阿爾美尼耶，中央亞細亞等處，也有勞動者大學。據指令，一九二〇年起，凡年齡達於十八歲，由黨及青年團工場委員會，及其他工會組織，農民蘇維埃，縣及郡執行委員會，及其他公共組織所派遣的勞動者農民，都收容在勞動者大學中。現在，在蘇俄的勞動者大學有學生三萬三千四百名，在烏克蘭有約七千名。其中約百分之四十為農民，約百分之十為下級官吏，其他半數為勞動者。自創始以來的九年至十年間，勞動者大學的成績甚為良好，確已成為勞

動者與農民爲要入大學研究三四年而先事準備的真正勞動學校。至現在爲止，已有由勞動者大學所養成的四萬一千名以上的勞動者農民進入大學——本來，在他們看來，高等教育只是夢想而已。

勞動者大學的授業，分晝間夜間二種。晝間大學的學生（在蘇俄有二萬五千另九十名男子）中止他們以前所執的勞動，而由國家維持生活費，支給獎學金，住在「學生之家」，且得學校用品及其他的供給。夜間大學的學生「在蘇俄，有八千三百一十一名男子」仍在工廠中工作。在蘇俄勞動者大學學生的四分之三的是在工作場做工的無產者。這種工場及事務所之生產勞動和大學的授業之結合，實爲不知有階級社會所獨有的肉體勞動與精神勞動顯然分離的將來社會主義教育制度之萌芽。（註）

（註）按各個大學，正在依據原則以組織，即學生以勞動時間的三分之二在工廠做工，以三分之一在大學的講室用功。例如莫斯科的電氣技術研究所就是如此。

勞動者大學是完成無產者大學之主要貯水池。本年度（一九二八年）所收容的大學生中，有百分之二十六又三是由勞動者大學出身的。在以前數學年中，其比率還要更

高。如在一九二六——二七年，佔百分之二十八又三；一九二五——二六年，佔百分之三十五；在一九二四——二五年中，佔百分之四十三。爲什麼到最近反低下呢？其原因在年來蘇維埃權力之下已有受過中等教育的勞動者農民之子弟，開始升入大學之故。而在從前，勞動者是只有經勞動者大學以入大學的。故這個現象，足爲蘇聯教育比已往爲更發達之證明。

大學之社會的構成

蘇俄大學之社會的構成，今漸趨於良好。大學之完成化，因極有組織，故人民中之無產的及半無產的，當入大學時，得受優待。在一九二六——二七年之前學生依一定的方法以收容，其時爲了有送大學所能收容的候補學生之組織，特留起一定的額數；但無充分的準備是不大注意到的。後來據經驗所示，知道這個制度雖能保證優良的階級構成，然當時的準備，却往往歸於失敗。故於一九二六——二七年度，就採用了完成化的新制度，代替舊方法而實行全部志願者的試驗。（註）由是始獲在充分的準備之下——依據階級原則——以行嚴密的選拔。即最先收容勞動者農民及其子弟，其次收容科學家；教育勞動者，專門家，蘇維埃官吏，藝術家，文學家們的子弟。學年度之初，在大學

內設立以大學之完成為任務的採用委員會。這一委員會，是由學校行政，教員，學生黨青年團，工會，工場組織及國家機關的代表所組成。

。為什麼要這樣？因蘇維埃權力是代表如下的立場即之故。即準備優秀的專門家，不唯是學術的，又為徹頭徹尾社會的要件。

(註) 以優好成績畢業勞動者大學的學生，當入學大學時，是無試驗的。另有一定名額為以前被壓迫民衆的青年所預備，剩下來的名額則由自由的採用以充之。

我們為說明新入學

制度，指表如下：

年 度					社會的構成
一九三—四	一九四—五	一九五—六	一九六—七	一九七—八	
全部入學者數	三〇〇三	二五八〇	一九三七	二〇六一	
勞動者	二五〇〇	二二〇七	二〇四四	二〇四五	
其子弟	—	二〇六	二〇三	二〇一	
農民	—	二〇九	二〇五	二〇二	
其子弟	二五〇〇	二八五五	二八五〇	二六〇〇	
官吏及其子弟	四〇〇	二〇九	二七一	三三六	
共產黨員	—	三三七	三三八	三三一	
共產主義青年團員	—	二四七	二三八	二九六	

觀這一表，可知上述大學無產者化之過程。在初行新制度的一九二六—二七年度，勞動者農民的新入學數略有減少；其理由如次：即全體勞動者農民當新制度實施與學年度開始的時期，尚未有充分的準備；公共組織，主要是工會，共產主義青年團及縣教育委員會之機關，尚未着手於適應新制度的後進者之準備之故。一年之後，階級構成當有改善，將來勞動者的比率自當增大。俄羅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曾發布訓令，說大學中勞動者農民（特別是貧農）的比率應向上，他們同時應更有準備。這一訓令，無論如何總是要實行的。

現在蘇維埃學生的社會構成如下：

二五% 勞動者及其他子弟

二五% 農民及其子弟

四〇% 官吏與其他頭腦勞動者及其子弟

一〇% 其他

全體學生的約三分之一是黨員及共產主義青年團員。

關於各方面的入學傾向，大致如下：

在藝術大學（音樂學校等）內，勞動者的比率顯然向上。在一九二三—二四年度，此等學校全部學生的百分之八是勞動者；在一九二六—二七年度，增至百分之二一。八

；（農民爲百分之五・九及百分之一一・九；官吏爲百分之二一・四及百分之四五・五；其他爲百分之六四・七及百分之二一・九。）這可見勞動者的比率已在穩定地增大。在技術大學（一九二三—二四年，百分之一七；一九二六—二七年，百分之三二・四）社會經濟大學（百分一五・四及百分之二七）農業大學（百分之一一・六及百分之二〇・九）勞動者人數之增大也已確立。惟在醫科大學（百分之一六・四及百分之二〇・八）師範大學（百分之一五及百分之一八・一），勞動者的增加比率，較爲緩慢。從勞動者學生之絕對數觀之，第一位是技術大學，第二位是農業大學。第三位是醫科大學，第四位是社會經濟大學，第五位是師範大學，第六位是藝術大學。黨員大都入技術大學，其次入社會經濟大學。共產主義青年團員大都入技術大學，其次則入師範大學。

教授法的改善

由於大學之新的無產者學生之出現，教授法也被改革，老教育學者Б·薩布秀曼曾經這樣地說過：

「因有代替以前「小孩子氣的學生」——他們用畏敬之念觀教授，不問教師的言語是否正當，一一信之——而不屈于權威的爲批判者又爲實行者的新學生之出現，於共同勞

動之一年間，他們(新學生)遂使教師修正其教授法，自己也幫同教授。」

舊的大學生歡喜教師的獨斷的教導。他們原是想成為支配者的溫馴的工具，掩滅批判的思想與資格以屈服沙皇支配之利益的。

舊的大學學生在講堂內，不敢和教授議論。只在坐席默坐，聽，講義，學學教授的言語而已。所謂自己的思想是沒有的。

但在蘇維埃權力之下，這種死的教授法是不適當的。人民委員會爲了教育制度及學生組織，曾經做過鬥爭，謀有方法以使學生的自動力與創造精神得能發揮至最大限度。從前全部專門科之採用積極的教授法者，不過半數，其故在於設備不全，優良教師無多。如今在勞動者大學，實驗室制已在自由行使。人人得在演習室及實驗室中學修。學生在教授直接指導之下，做課題，報告，討論，著作，并報告新發見，研究新問題。質言之，學生是被教育爲獨立的自發的人，而不是被教育爲滿裝虛偽知識的書獃子。

蘇維埃權力依據有名的馬克斯主義的方法，將理論與實踐的密接關係益形發展。蘇維埃大學的教案，規定全體學生在一定時期(修業期內分爲二次，約歷數月)有視所攻

的專門學問，分別在工廠及事務所中實行勞動之義務。這便是所謂學生之「生產實習。」此外，大學的綱領及大學科學研究所的工作，還包含國家工業化，農村集體化，及勞動大眾文化向上之一般的與具體的任務。而大學生自身及他們的組織，也加入勞動者及農民的隊伍中，共同勞動，藉以和勞動大眾保持恆常的組織的結合。這類勞動——蘇俄學生在大學外部的大眾勞動——通常是和學生的專攻學問相聯絡的。例如選科學生從事衛生上的勞動，藝術家在工廠及俱樂部指導造形美術的集合，教育者則幫助文盲掃除的工作。

在技術，農業，醫學及藝術大學的綱領中。規定教授最小限度的社會科學，即社會經濟學，史的唯物論，蘇維埃憲法，革命運動的歷史及蘇維埃權力的經濟政策。由此，專門家的教育，不僅精通於所專攻的學問而已，還能通曉四圍的情勢，知道把自己專門的任務和國家社會的利益相結合。這一社會的原則，是根據馬克斯主義以實行的。至於社會經濟大學及師範大學之教授也依據馬克斯主義以行，自是當然之理。如此，蘇維埃學生就學會了把握無產者之理論的武器。

大學的新教授

在大學制度領域上的一切改革最先以準備能適應於此種改革的教員爲必要。舊的教授大概是不能勝任新的要求的。他們中的一部分，反對蘇維埃支配的大學政策，另一部分則取傍觀的態度，視大學政策的全部爲「雖是冒險的，但爲值得注目的經驗；」再有一部分是協作這個政策的。爲了要實行因近代教育學的發達與我們大學教育的組織，所成爲必要的改革，實不可不準備具有新的進步的思想之教授。

以前，從事科學的及教育的工作之教授，有獨斷獨行的權利。如今，科學的勞動者之選擇，不專屬教授的職權，而推薦候補者，尤其在可能範圍內盡力推薦積極參與社會生活的勞動者之學生組織，也是對此問題有實際的關係的。最後選拔之權利，固然仍屬教授的權限。且教授也能迴避由學生所推薦的候補者。但因學生組織把學生們實行自治化，對於科學的事業能發揮他們的才能，而使教授對於他們不能懷抱何種異論，所以這樣的事情通常是稀有的。二年以來，爲了已有特別的準備，故具有科學的，教育的活動能力的學生，就在第二學年或第三學年時被人請定了。

還有一件事情。即在莫斯科地方，有以準備有馬克斯

主義思想的大學教授及科學的勞動者為任務的二個特殊大學。那便是赤色教授研究所與聯合科學研究所。此等研究所，採用如下的優秀人物為研究員，即精通專門學問的，通曉馬克斯主義的基礎文獻的，至少有過一種科學的著作的，且受嚴格的試驗而合格的。研究所的修業年限為四年。蘇維埃的大學新教授，即是這樣地養成出來。

大學與民族

在大學內蘇維埃權力之民族政策，也值得一說。當沙皇時代，大學為純粹俄羅斯式的教育設施，被壓迫民族的青年常不能入。加以各個民族另有特殊的負擔。即俄國貴族於一九一一年給沙皇的學校政策以如下的適切的特徵：

『國家之學校必須是俄羅斯的，民族的，愛國的學校。國家之學校不得有異民族之性質。在學校之內，一定要保住國語之無限制的支配。教授課業一定要用俄羅斯語。俄羅斯是俄羅斯人的，因之所謂學校必須是俄羅斯的這句話，對於我們貴族是最適切的。』

爲了以前曾為被壓迫民族之文化的物質的幸福而努力之蘇俄，曾做了供建設民族的大學用的自然的條件及優秀的民族專門家之準備。在今日，已有用烏克蘭語，白俄羅斯語，阿爾美尼亞，喬治亞語，土耳其美尼斯坦語教授

的高等教育設施。設在莫斯科地方的俄羅斯的國立大學中，即有用波蘭語及猶太語教授的專門部。僅在蘇俄共和國內，當革命之年大學中便有了十八個民族部。另外還組織了民族的勞動者學校。民族大學祇設於二三處文化較發達的民族，（例如烏克蘭人），反之，勞動者大學是爲了文化不大發達的國民而存在的。祇在蘇俄共和國內，今日已有十九個民族的勞動者大學。俄羅斯的大學，也爲其他民族的青年而開放。此外還給他們以某種的便宜。俄羅斯大學全體學生中，有約百分之七的爲東洋人。此種大學生在大戰前真是絕無僅有。有一位丘華西的教育學者曾計算在沙皇完全支配時代受過教育的丘華西人總數，只占全部丘華西人約百分之〇・〇〇〇一三。反之，在蘇維埃大學，今日已有非常之多的丘華西人在求學了。他如：在沙皇大學裏，僅有數十個的阿瑞爾巴琴的土耳其美尼斯坦學生，女學生還沒有。反之，今日在大學技術學校及其他大學中的，便有二千人以上的巴克的土耳其美尼斯坦人。另外，在別個蘇維埃共和國求學的土耳其美尼斯坦人，也有一百五十人以上。且有幾百個土耳其美尼斯坦女學生。自蘇維埃權力存立以來，已有五十個土耳其美尼斯坦人畢業於大學（是在土耳其美民族的歷史中破天荒的事情）。巴西基

爾系的韃靼人之求學者也漸增多。在一九二一——二二年民族教育威爾研究中，韃靼人祇佔全體學生約百分之八；然今日已達百分之四十一。今年（一九二八年）五月終，在烏斯維克斯坦要舉行許多講習會，爲烏斯維克的青年準備入學中央亞細亞的勞動大學與高等技術大學。學年之始將有四百個烏斯維克人畢業於講習會。

其他要舉實例還有許多，但僅就此而言，也足夠說的大學的蘇維埃政府之民族政策了。更有一言須補說者，即在民族的大學中，對於住民中之勞動者分子，也是優遇的。

學生的補助

蘇維埃政治所自課的任務，第一在以勞動者充實大學，同時在使他們得物質的安定，且得委身於科學而獲成功。關於教育制度的人民委員會中，設有專謀學生的物質扶助之特別部。國家的維持，在用種種方法以持續。如學生可受獎金，可住於「學生之家」，可免費利用交通機關，可免費受醫生治療，送往療養地，可減價購教科書及戲票，可減輕自治的義務等等。但在一切方面，物質的維持說是可以滿足，却不是的，因蘇俄目下的設備尙覺不足。以國家之力維持十萬學生的生活，尙覺難能。不過雖然如此，

我們總得見到學生之物質的狀態，正在年年改良。在此刻支配機關正在從事於下學年度（一九二八年九月以後）實際方法的準備。於此正有充分的根據，足認物質的狀態能以顯然改善，且由獎學金的增加，使真的生活必要費能以確保。

惟獎學金之數，還不足以適合要求。在蘇俄大學中，只有學生的百分之四十三又二，受得物質的維持；而在烏克蘭，尚祇百分之三十九；在阿瑞爾巴琴，祇百分之十五而已。在大學求學的工會會員，今由工會與以補助。獎金又由派送學生至俄羅斯大學的民族共和國所供給，或由地方執行委員會所供給。凡是本身勞動者的學生，是沒有一個不受獎學金的。

學生的住宅難還是個大問題。現在的「學生之家」，尚不是盡應需要。新的「學生之家」已開始設立。約二月前，在莫斯科又有一所收容十萬人的大的「學生之家」完成了。今有每五年建設這樣的住宅一所之計畫。雖然在下學年度，我們當不敢期待學生住居狀態之急趨改善；但蘇維埃機關及學生組織自身對於住宅狀態的改善而謀自力的發動，是很可注意的。另有各個模範的自治體之組織（例如列寧格勒的海爾脫研究所），並有監視「學生之家」的衛生狀